



主寨女

白 盛



内 容 提 要

民国年间，风景幽美的芙蓉山上，既有美艳绝伦又武艺超群的女寨主梁骊珠，又有流传于人口的地下藏宝，成为附近山大王们你争我夺的目标。龙头山寨主以及当官的，既互相勾结，又互相倾轧，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又荒诞绝伦的话剧，令人扼腕，令人捧腹，令人垂泪……

女 寨 主

白 盛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625印张 1插页 131,000字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5,850册

ISBN 7—5360—0878—3/I·789

定价：2.90元

目 录

一	躁动·····	1
二	惊艳·····	9
三	荧惑星·····	21
四	瑞珠·····	34
五	请君入瓮·····	42
六	情天恨海·····	52
七	闺怨·····	62
八	身在江湖·····	75
九	净土·····	86
十	身陷囹圄·····	95
十一	两上紫罗山·····	109
十二	夜闯鬼门关·····	116
十三	劫后余生·····	127
十四	友于之情·····	135

十五	冤家	143
十六	化吴越为秦晋	156
十七	情之角逐	164
十八	兄弟阋墙	179
十九	血染芙蓉山	199

一 躁 动

……一间金碧辉煌的宫殿中，鼓乐喧天。喽啰们大碗酒大块肉得油光满面，个个猜拳划掌，发出阵阵怪笑。戏台上正演《六国大封相》，一群丑角正在跳加官。在《步步高》的广府乐声中，一朵红云缓缓地飘移到涂老二身边。

那是红云，那是满身披红的新娘，新娘的身姿好窈窕。涂二急不可耐，迎上前去，猛地掀开了新娘头上的红布。啊，新娘比画上的天仙还靓，靓得他欲发狂。

“哇，真靓！”喽啰们发出野猪般的嚎叫。

涂老二得意地向喽啰们直眯眼，喽啰们的嚎声山呼谷应，吓得宫殿直摇晃。一箩箩的金呀、银呀、珠宝呀，源源不断运进宫殿来，堆得像小山一般。这些珍宝是新娘子从地下挖出来的，作为嫁妆送了过来。他眉开眼笑，喽啰们眉开眼笑，直高呼他万岁。他笑得有牙无眼，将一碗酒喝了一大口，又让新娘呷了一口，新娘的脸立即像朝霞一般。他狂笑着和新娘一起轻飘飘地进入宝烛高燃的洞房。他笑眯眯地抚摸着娇羞脉脉的新娘，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微微抬

起头来，娇声应道：“梁骊珠。”那声音好圆润，好蜜。他惊喜至极：“啊哈！你就是骊珠，就是芙蓉山寨主！他猛地将她抱起。她的肉体好温润，好滑腻。他心旌乱晃，猛虎扑羊般跃上床，搂着佳人，发出得意的狂笑……

“哈哈！”

“寨主，你笑什么？”一个娇柔的声音问。

龙头山寨主涂老二揉了揉眼睛。哪里有什么宫殿 哪里有什么金银珠宝？哪里有什么芙蓉山寨主梁骊珠？躺在他身边的，是钗横鬓乱酥胸半掩的五夫人。

五夫人原是一个富商的外室，涂老二进城时在街猝然遇见她，顿时连魂都丢了。他派人跟踪她，当夜就将她上山寨。从此，她就成了他的第五个压寨夫人。

当下，五夫人见涂老二愣愣的，便重新宽衣解带赤身裸体地搂住她。涂老二伤着眼打量着五夫人，尽管五人的姿色风韵依旧，可在涂老二今日眼中看来，这一堆温雪白的肉体，却贱如泥滓，与刚才在梦中温存过的佳人相，简直一钱不值。五夫人像蛇一样扭动着，撒娇弄痴，使浑身解数，仍然逗不起涂老二的兴致来。涂老二入睡前，经和五夫人继续过一回，在梦中又见到了梁骊珠，如今被夫人一搅，觉得烦躁了，便吼道：“滚出去！”

五夫人愣了一下，仍然低声下气地要取悦于他，以仍然在床上扭动着纤腰。

涂老二火了，大手一拨，五夫人便像一只猫一样被抛到地上去，摔得头崩额裂，便伏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。涂二

更觉心烦，从床上跃下地来，一脚将五夫人踢出门外。

“做乜发这么大火气？”其余四个压寨夫人闻得哭闹声，一齐来到涂老二的房子里，正房夫人年过五十，身体发福，早已失宠。二夫人也已年过四十，未老先衰。三夫人、四夫人三十上下，正当盛年，意气飞扬，早就对五夫人擅专房之宠而忌恨不已，今日见五夫人浑身鲜血淋漓，不由得幸灾乐祸，在心中暗暗称快，可是在口头上她们却不得不安慰五夫人几句，质问涂老二几句。

涂老二睨了她们一眼，觉得她们一个比一个丑，于是又吼道：“都滚出去！”

几个压寨夫人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之后，涂老二回忆起刚才的梦境，咂了咂嘴唇，笑了。

他多次见过梁骊珠，越见得多，就越觉得她靓。芙蓉山前寨主张大海阵亡后，他到芙蓉山去吊唁，同时也算是拜见新寨主梁骊珠。那时的梁骊珠，一身缟素，哀戚中透出一股勾魂摄魄的艳丽，使得他差点不能自持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不断地向骊珠献殷勤，有时是送些礼物，有时是派人送书信去问候。他想，她眼下没有老公，只要耐心地多撩拨她，她一定会动心的，她迟早会是他的。要是真有那么一天，他这六十多岁就算没有白活了。

以往，白扇先生（军师）曾代笔为他写过几封给骊珠的信，派一名棍哥（军事头目）送上芙蓉山，可是却没有下文。

“她没有回信，是不好意思。可能白扇先生信中都 是 些

酸菜腐乳的话，不对她的胃口。不如老子亲自给她写几句来得好。”他想。

于是，他一跃而起，坐在床边的案桌前，一手捞过盛满墨汁的砚台，一手扯来纸和笔。因用力太猛，砚台里的墨汁都溢了出来，将纸染成几个大墨猪，还有几滴洒到了他的身上。

“这些鬼东西怎么这样难侍候呢？”他一边骂着文房四宝，一边扯开嗓门朝屋外吼道：“丢那妈，你们都成了一哥（死尸）吗？”

立即便有几个喽啰闻声慌慌张张地跑进来，垂手侍立一边。

“即刻将这些不识抬举的东西丢到尿坑去，再给我换新的来！”涂老二指着狼藉不堪的文房四宝对他们说。

喽啰们照办了，然后退了出去。

涂老二杀人时眼都不眨一眨，可是拿起笔来手却抖得厉害。好不容易，他才在纸上凑够了一堆叫做字的东西。那些黑乎乎的东西，像他和他手下的喽啰一样，一个个面目可怖。

看着自己的杰作，他咧嘴笑了笑，封好，唤来白扇先生裱钦舜，郑重其事地将信交给他，让他送到芙蓉山寨主梁骊珠手上。

裱钦舜看了信封上的字，便知道是出自寨主的大手笔。他想，寨主为何要亲自给梁骊珠写信呢？但他不敢多问，将信藏在身上，骑了自行车，如飞而去。

望着褙钦舜远去的背影，涂老二在心中暗暗祝祷着：“但愿他这次能够成功，给我带来美人，带来珍宝。”

这一带地方有这样的说法：芙蓉山有两宝，一宝在地上，一宝在地下；地上的宝是梁骊珠，地下的宝是神秘的藏宝。传说芙蓉山的开山寨主李望贵，多年横行海上，杀人越货，劫掠了大批财宝。一日，来了个道士，与李望贵弈棋。两人对弈了三日三夜，也争吵了三日三夜，最后李望贵输了，便遣散手下的喽啰，将财宝一半撒入海中，一半埋在山中，然后跟道士飘然而去。可是，几十年来，谁也没有寻到这些传说中的藏宝。

“如果得到了地上的‘宝’，地下的宝也是我的了。”涂老二想。

从龙头山到芙蓉山，虽然只有一百来里路，但途中山岭连绵，坑坑坎坎，很不利于骑车，白扇先生一路之上，有时是人骑车，有时是车骑人。

“褙先生。”快到雷岗墟时，突然有个十二三岁的童子在路边唤道。

“你是谁？”白扇先生不认得那童子，便问。

“我是陈先生的书童，叫苏虾仔，你不认得我啦？陈先生在那边画公仔，你去见见他吧。”

白扇先生想起来了，他是画师陈鹤轩的书童。白扇先生未上山落草之前，曾经与陈鹤轩有过一段翰墨之缘，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书画之道。现在，白扇先生虽然很想见一见老

朋友，叙叙旧，但因为有急务在身，只好离开书童，继续赶路。

蹬了大半日车，白扇先生终于在黄昏前赶到了芙蓉山麓。

芙蓉山上，有几块红褐色的巨石排列成芙蓉花瓣状，山因此而得名。芙蓉山林木蓊郁，泉壑幽深，濒临大海，几十年来都是海盗和土匪的渊藪。

山麓间，横七竖八座落着数十所茅棚和石屋，住在里面的人，自然都是芙蓉山寨主的臣民。他们亦匪亦农，亦匪亦商，“水紧”^{*}时，都得拿刀枪上阵。时近黄昏，他们有的在吃饭，有的在呼三喝四赌博，有的搂着女人怪笑着，有的喝醉了酒，互相追逐厮打。这些人大多伤痕累累，有的断手断脚，相貌相当吓人。

白扇先生下了车，找到一个长相稍为正常点的中年汉子，说明了来意，要求那汉子带他上山。那汉子先时见他孤身一人，还以为他是山寨中的弟兄，不以为意，及至听了他的话，大吃一惊，立即警惕起来。

两人正说话间，马上便围过来一大堆人，和那汉子一道，将白扇先生推拥到靠近山口的一家茶馆里。茶馆里充满着烟味和酒肉之味，里面坐着十几个人，正在饮酒。从衣着举止看，白扇先生判断出他们是山下的头目。

听得龙头山的白扇来了，头目们都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打量着他，其中的一个命白扇先生坐着等待，他自己上山禀报

* 水紧：情况危急。

而去。

一会，白扇先生见门口的广场上，有个走蹠（跑腿）喽啰挥动了几下旗子，接着响起了“啳啳啳”的锣声。山下追逐厮打的喽啰都住了手，站在原地不动。笑闹喧哗之声也立时停止下来，人们都呆若木鸡地肃立着。簇拥着白扇的那一堆人，都警惕地防卫着，喝茶的头目们也站立起来了。

“难道是寨主梁骊珠下山来了？”白扇先生想。

两队持枪执刀的喽啰像旋风一样卷了进来，他们从门口开始，排成了两道人墙，两个头目在人墙的尽头摆上一张酸枝木椅，然后他们便侍立在椅的两侧。两个喽啰抄上前来，搜白扇先生身上，白扇先生主动将佩带的枪和子弹交给他们。

一个披着银灰色大楼的女子，迈着轻盈而沉着的步伐，从人墙中走过，安然在酸枝木椅上就座。

喽啰们将白扇先生推到靠近门口的人墙中，要他跪下，他坚决不屈膝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最后是那高踞在酸枝木椅上的女子向喽啰们做了个停止的手势。

“你是龙头山的白扇先生吗？”那女子开口了，声音圆润而宏亮。

白扇抬起头来，望了座上的女子一眼。那女子年纪二十岁左右，面目姣好，神色威而不猛。

“她想必就是梁骊珠了。”白扇先生想。以往，每次涂老二到芙蓉山时，他都留下来看守龙头山寨，所以一直未有机会见到梁骊珠。他说明了来意，递上了涂老二的信。

那女子从头目手中接过信，小心地开启了。读完信，她

的红唇抖动了几下，似乎是想笑而又强忍住的样子。她皱了一下黛眉，眼波闪了几闪，突然大喝一声：“将他绑了，待禀过寨主再处置他！”

喽啰们七手八脚地将白扇先生像粽子一样捆了起来。

“怎么，你不是芙蓉山寨主？”白扇先生诧异地问。同时。他又想，不知涂寨主在信中写了些什么，以至触怒了这个美貌的女子。

“我是芙蓉山白扇菊韵。”那女子答道。

“哦，原来你也是白扇。我要见你们寨主！”白扇先生喊道。

“在你做一哥以前，你会见到我们寨主的。”白扇菊韵说完，起身离座，上山而去。

“死？我这样做就得死？”想到这里，白扇先生心都寒了，

二 惊 艳

此时的芙蓉山寨主，正在夕照中对着自己的画像出神。画图中的梁骊珠，乌黑的秀发，用一根红绸带绾着，蛾眉下那双神光四射的眼睛，似喜似愁，说不尽的万种风情。鹅蛋形的脸庞，肌理细腻。那两片不大不小的嘴唇，红润诱人，似动非动。

她又照了照镜子，发现画中人与镜中人不但一模一样，而且那神气、那韵致，也逼肖自己。

这画像是三年前一位误入山寨的青年画师作的。每当骊珠对着画像凝思默想时，头脑中就会浮现出青年画师那英气勃勃的形象来，昔日屈辱和愤懑的感觉，也会随着重新涌现出来。

一个美貌、娇嫩的姑娘坐在花轿中，心神茫然。她才十七岁，就要做人家的新娘了。她就是梁骊珠。

昨天，她母亲对她说，她做了人家的新娘，就要和新郎睡，将来还要生孩子。母亲说得含含糊糊，还嘱咐她不要

怕，疼痛时要顶住不要喊，以免被人听见闹笑话。本来她想，和男人睡觉别扭就是了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；如今听母亲一说，反而有些害怕起来。媒婆告诉她，新郎是个读书人，家中除了他，只有母亲和一个小姑子，新郎才比她大两岁。

轿子转入一处山口，突然两边山崖响起了“啜啜啜”的锣声，接着无数身穿黑衫裤的人一拥而上，粗野地笑着，喊着，一只黑古溜秋的手伸入轿内，接着是一张布满疤痕极丑怪可怖的脸在她面前出现。她知道自己被土匪绑“花票”了，吓得大叫一声，昏了过去。

待她醒过来时，已经身在山寨的一处石屋中。一个十四五岁的女仔坐在她身边的床沿上，见她醒了过来，脸上露出稍为欣慰的笑意，告诉她，自己叫菊韵，是寨主派来服侍她的，寨主叫她不要害怕，还问她需要什么。她摇了摇头，只顾伤心地哭泣。

一会，一条大汉裹挟着一股呛鼻的酒气，撞了进来。菊韵拍了拍她的肩，低头走了出去。

“新娘，不要怕，我是山寨的寨主，名叫张大海。”那大汉虽然尽量降低了嗓门，但声音还是震得墙壁嗡嗡作响。

她记得，当她还很小时，受了委屈而哭泣，母亲就会这样吓她：“你闹吧，张大海来了！”每当听到这个吓人的名字时，她就会噤若寒蝉。如今，自己竟真的落在这么一个人物的手中。

她壮着胆子，稍稍抬头瞥了他一眼，脸上立即露出惊骇的神色来。那张大海身高六尺以上，身坯像碌碡，脸上布满

疤痕，头大如斗，手指有香蕉般粗。

张大海一骨碌坐在床上，笑嘻嘻地接近她。她一个劲地往里缩，张大海的巨手抓住了她的臂膊，只轻轻一摇，就疼得她杀猪般叫喊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被一阵雷声惊醒过来。她睁开眼睛一看，张大海正睡在她身边，浑身赤裸裸的，毛茸茸的，眼睛半睁半闭，脸上似笑非笑，嘴巴一翕一张。哪里是什么雷声？那是张大海的鼾声。

她觉得周身疼痛难耐，连忙扯过被子，盖住自己。她知道自己已做了张大海的新娘了。

那个叫菊韵的女仔，不时送茶递水给她，说几句话安慰她。菊韵本来也是良家女仔，她的那条村子被张大海杀掠一空，她也被抢上山寨，做了张大海的贴身丫鬟。两个女仔的遭遇差不多，很快就熟了，彼此姐妹相呼。

开始时，她还以为娘家和男家会出钱来赎她下山。可是，过了几个月，仍不见两边的家人来。过了好久好久，她才知道，母亲听到她被绑票的消息后，大病一场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。男家那边，新郎闻讯后，离家出走，不知去向。

她想自杀，却被菊韵救了下来。

一日，张大海下山“干活”去了，她和菊韵在厨房里洗衣服。一个小喽啰嘻嘻哈哈地走到菊韵面前，说些不咸不淡的话。菊韵也不恼，仍和他开着肉麻的玩笑。那小子更大胆了，对着菊韵动手动脚。

“你敢不敢脱衣服？”菊韵逗他。

“怎么不敢呢？”他真的将衣服脱光，向菊韵逼过去。骊珠满脸飞红，转过身去不敢看。

菊韵舀了一瓢开水，“泼喇”一声向那小子泼去。那小子嗷嗷怪叫着，光着身子冲出厨房，落荒而逃。

“对这些合家铲，就要这样。”菊韵说。

洗完衣服，菊韵扛上一箱子子弹，拿了两支驳壳枪，强拖着骊珠，往后山走去。菊韵瞄准树上的圆圈，打了十枪，枪枪中的。打完，菊韵又教她打。她扣动扳机之后，随着“嘭”的一声枪响，她眼睛一闭，手一震，枪也掉到地上了。

“打中了！”菊韵喊道。

“我不信，中在哪里了？”她喘着气问。

“中在地球上。”

她不服气，再打。

也不知打过多少箱子子弹了，她终于能弹无虚发了。张大海知道她能打枪了，非常高兴，又教了她几路拳脚。

一夜，张大海强拉着她下山去“围猎”。他们围住一个小山头，放了一轮火之后，便呼啦啦地冲上去，见人就杀。一个老人向她站着的方向突围而出。她向他开枪了，那老人惨叫着倒在血泊中。她很激动，很兴奋。

打那以后，她已经记不起有多少人死在她的枪口下，其中有别家山头的宿敌，有无辜的百姓，也有自家山寨的弟兄。

一天，寨主张大海带了名叫李梦镜的画师到她的香巢中来，要她为她作一幅写照画。她看得出，李梦镜见了她，